

钟晓航 / 著

猩红

作家出版社

I247.5/1571

2008

钟晓航 / 著

程红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猩红/钟晓航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063 - 4267 - 4

I. 猩… II. 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451 号

猩 红

作者: 钟晓航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3.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67 - 4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郭凯把玩着手上的高脚杯，他不停地晃悠着杯子，精致的杯子里那琥珀色的“XO”随之轻轻地一漾一漾着，在柔和的灯光下散发着一高贵。

演奏台上，一个老外拿着一支萨克斯管在用情地吹着，老外看上去已经有了点岁数，金黄色中泛着银灰的头发蓬松地散乱着，脸上满是“旧社会”，这使得他看起来仿佛已经阅尽了人间沧桑，但音乐确实很优雅，缓缓流过的沙哑中仿佛富含着人生的哲理。

在他的边上，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巨大的三脚钢琴前在为他伴奏，那若隐若现、忽悠忽悠的琴声同样牢牢地攫紧着人的心。

郭凯看着那女孩此起彼伏轻轻跳动的十指，看着从那双“魔爪”中流出的“魔音”在金碧辉煌的厅堂里四处漫游、碰撞，他不禁想到了罗婕的手，想到了罗婕的手指，罗婕的手指比这女孩的手指要漂亮，要纤细，看上去也要柔和些，他回味着那手指缓缓流过他的身体时的那种感觉，麻麻的、酥酥的，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郭凯这样想着时，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一丝笑容，继而，他又开始回味罗婕的身体，那骨感却又不失肉感的光滑雪白的胴体，柔软而细腻，仿佛有着无尽的魔力似的摄人心魄，于是郭凯便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郭凯优雅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烈酒刺激着他的味蕾，让他变得异常兴奋，他就这样边喝着酒，边回味着他和罗婕缱绻在一起时的那种销魂落魄和上天入地。

一曲终了，大厅里有了片刻的宁静，郭凯从缠绵中收回了目光，这时，他看那女孩的目光中多了一点色色的成分，透过她那曳地的长裙，他在心中虚拟着她的身体、她的线条，他的目光像堂吉歌德拿着长矛向风车冲刺那样穿透着她的遮掩。

郭凯喜欢这样的生活，他喜欢这种高贵的上流生活，这和他牛背上的童年形成了剧烈的反差和对比，所以，他时时地提醒着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一定要好好玩味这以前连想都不曾想过的日子，最好是每天都要。

“郭先生，来，喝酒啦。”林德贤端起杯子举到郭凯的眼前，他注意到了郭凯看那女孩时的眼神，揶揄地笑笑说。

郭凯从一个虚拟世界中回过了神来，他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外商和像一只猫一样腻在他身边的那个小姐，心里有点不乐意，暗暗地责怪着林德贤不该在这时候来打断他的遐想。不过旋即，这一丝不快就消失了。

“来，喝。”他端着酒杯敷衍了一句。

林德贤是不久前他刚结识的，圆脑袋上盘旋着一疙瘩一疙瘩的肉团，一张大嘴朝前拱着，有着肥厚的嘴唇，甫一照面，郭凯真觉得那脑袋实在像一只猪头。那天，朋友阿峰一定要拖他一起去“澳洲鱼翅馆”吃海鲜，他知道阿峰这么死命地拉他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落他身上，开始时并不想去，后来经不住阿峰电话里一通抱怨，只得去了。他知道阿峰这些时候正和一个外商谈合资的事，他估摸着，叫他去一准是为这事，果不其然，酒过三巡后，阿峰就开了口。

“哥们儿，有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你也知道，我衙门里没什么朋友，最铁的也就是你了，这事，对你来说容易得很，其实呢，也该算是件好事，不会让你犯错。”阿峰先灌着迷魂汤。

“这位林先生前些时候从国外进来了几台米勒四色机，想和中方的一个企业搞合资，结果，去报工商登记前，双方发生了一点争议，还打了一场官司。林先生一怒之下呢，不想再和他们合作了，有朋友就介绍他来和我合作。我呢，郭凯你也是知道的，前几年辞职下海就靠炒股票挣了点小钱，办了个小公司，一直也想着能搞点实业，所以啊，这次我们是

一拍即合，郊区的房子我都已经去谈好了，准备把厂子设在那，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已经花掉我好几万了啊，可是，前天我去市外经贸委报资料时，他们却说，现在国家刚开始对中外合资搞彩色印刷有控制，不批，这下好了，我那几万元白花了不说，林先生的那几台彩印机岂不也都成了一堆废铁了，那可有一百多万美金呢，你说这着不着恼，政府有这么吸引外资的吗？嘿，这政策也真是的，一天一个样，怎么取信咱老百姓啊。可是，咱也没办法，今儿只能来麻烦你了，看看兄弟你能不能去帮忙疏通一下。”阿峰说这话时，颇有点愤愤，郭凯想，他一定是在心疼他的那几万元钱了，怕是用来打了水漂了，还有，鬼知道他和这姓林的还存在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但至少，郭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对这姓林的一定没什么好企图，他一定是在盘算着怎样能从他身上捞一票，这么多年过来了，郭凯还不知道他阿峰是怎样个人吗。

想到这，郭凯不禁转过头去看了看坐在对面的那个“猪头”，林德贤也正眯眼看着他，脸上的肉缝里努力地堆积着一些笑意。郭凯忽然觉得有点恶心，吃进肠胃里的那些海鲜好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蠕动，于是他赶紧扭转了头，不再去看那圆圆的一个肉球，不过就这么一瞥间，他还是从那因酒色过度而显得有点浮肿的脸上看到了含在里面的一丝阴险、狡诈和毒辣。于是，他又想，你阿峰想和他玩，说不定谁玩得过谁呢，一个不小心，你阿峰甚至连自己是怎么被人家掀扁了的都还来不及明白的时候就已经先玩儿完了呢。这么想着时，郭凯就有点不大想去帮这个忙了，他想万一到时候弄得不好反而坑了阿峰的话他也是于心不忍的，尽管他知道帮这么个忙对他来说确实只是小菜一碟。

“阿峰，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这事我知道，前两天也听说了，确实，文件已经下来了，报上也登了，上面明确规定了截止时间，不仅仅只是针对彩印一个行业，还牵涉到其他很多行业，这可是硬规定啊，是国务院发的文件呢。”郭凯委婉地推诿着说。

“哎呀，哥们儿，文件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更何况文件是刚下来的，而我们的合作却已经是谈了很长时间了，这变通一下不是件难事啊。哥们儿，咱俩在大学里那份情谊你可得给我留着哦。”阿峰有点急。

听阿峰这么说，郭凯只好不作声了。他也知道，阿峰这人跟朋友讲

义气，在大学读书时，每当郭凯上顿接不了下顿的时候，都是阿峰接着他，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阿峰也时不时地打电话过来，叫上他一起去打打牙祭，说实在的，郭凯对阿峰多少是心存感激的，看阿峰已经铁了心了，郭凯想，就帮了他这个忙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好，我去试试，成与不成可没法保证啊。”郭凯并没把话说死。

郭凯的话还没落地，阿峰和那“猪头”的脸上立马涌上了灿烂的笑。

“郭先生，那就辛苦你啦，拜托啦，来，来，喝酒啦。”林德贤举着酒杯说。

散席的时候，阿峰悄悄地往郭凯的包里塞了厚厚一沓钱，郭凯推辞了一下，阿峰有点着恼：“叫你帮忙，你总得要有开销的，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让你白帮忙的，如果真能合资成功，以后你的一份我会给你留着的，就你每月那一点工资，真的还不够吃一餐饭的。”阿峰还像原先那样豪爽，郭凯捏着已经放进口袋里的那一沓钱，心里不禁有点乐滋滋的。

阿峰把他送上出租车的时候，郭凯原本还想再提醒他一声留意林德贤使坏，可话到嘴边，最终还是忍住了。

事情最后当然是很容易地解决了，毕竟只是相差了那么几天时间，郭凯给市外经贸委外资处的吕芳打了个电话后，知道她手上还堆积着好几个这样的公司，企业早已经把材料报上去了，可领导还没来得及批，都搁她那了，她这两天正忙这事呢。经过吕芳同意后，郭凯叫阿峰在申报的材料上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星期，送到了吕芳那，赶着最后一趟末班车上报了上去，事情就这么搞定了。

拿到外经贸委的批文后，林德贤为了表示感谢，昨天就打电话给郭凯，约他一起吃饭，郭凯本想推脱，可不知怎么地，最后想了想还是同意了，林德贤让他定地方，郭凯想，我让你少损失了那么多钱，总得让你好好请次客，又加上罗婕今晚要在惠灵顿大酒店演出，自己也正好要参加，就约了这全市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郭凯托着杯子和林德贤碰了一下，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干了。

“郭先生，这次的事情全亏你帮忙啦，真是太谢谢啦。”林德贤一脸的真诚。

“没什么，阿峰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帮这么个忙也是应该的。”郭凯应付着他。

“哦，郭先生，听说你的太太很漂亮的，什么时候大家见见面啦。”林德贤涎着脸说。

“啊，这里有件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想送给郭太太啦。”说着，林德贤从西装里袋里摸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

“不是太太，是女朋友，你可别乱说。”郭凯作着解释，尽管嘴上是这样说，但不管怎样，有人说自己的女人漂亮总是件很自豪的事情，更何况，这“猪头”说得一点也没错，郭凯颇有点自得。

看着推过来的那只礼盒，郭凯摇了摇头说：“算了，这礼物你还是收回去吧。举手之劳，帮朋友的忙，没必要这么客气。”郭凯把礼盒推回到林德贤面前。

“郭先生你太见外了啦，这点小小的心意你就收下吧，是给你太太……哦，哦，是女朋友的啦。你不收下，我会心里不安啦。”林德贤不依不饶地又把那礼盒推了过来。

“下次有事还要麻烦你的啦。大家都是朋友，你就别太客气啦。”林德贤又补了一句。

“那……行，只要不违反原则，以后大家帮助。”郭凯说着拿起了那只盒子，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一串钻石项链，镶嵌在白金坠子上的那颗钻石在灯光下泛着灿灿的光。“这项链恐怕得万把元钱吧？”郭凯想，“罗婕带着这项链一定很漂亮。”郭凯又想。

接着，他又回想了一下他这次帮忙的事，他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吕芳是他老乡，那天他在电话里和吕芳把事情说了说，吕芳还没等他说完，就叫他赶紧把资料送过去，她正准备把还积留在他们处里的那几个合资项目的资料报到主任那去签字盖章呢，顺便就把他的也一起处理掉了，其他的吕芳什么都没说。郭凯没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容易就解决了，郭凯想，如果这事有问题的话，吕芳不会这么爽快就答应他的，至少，她总得去请示一下处长或其他领导，看来，这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想到这，他的心就又坦然了。

“林先生，那就谢谢你啦。”郭凯说着把那只礼盒装进了自己的拎包

里。他的心里很受用，这串项链，还有上次阿峰给的那五千，他一个电话就得到了，而且他也并不犯什么错误，看起来有关系确实是件好事。想到这，他对林德贤的本能反应不禁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再看林德贤那一头肥肉时，觉得似乎也不那么恶心了。

“郭先生见外啦，一点小意思啦，没有你的帮忙，这次我的损失就大啦。郭先生，我们都是合法商人，以后一定好好经营的啦。哦，还有，我和阿峰都商量好了啦，公司里给你留了一部分干股，我们经营得好，大家一起发财啦。”林德贤笑眯眯地说着。

郭凯看着林德贤“啦、啦”地拖着长音说话，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心里在想，这人倒还是蛮上路的。

“人这东西可真奇怪，会不断地、随时地变化，感情会变，感觉会变，行动随时也会变，就像自己对眼前这个人的感觉，这么几天里就有了忒大的差异，人真奇怪，老爱变，这可不像其他动物，很难会有什么变化的，像狗，就总是变不了要吃屎，想不让它吃都不成，它不会变。”郭凯看着演奏台上吹萨克斯管的老外那一脸的肃穆在心里胡乱地想着，“其实，变化真是人类的一大特点，人，其实时时在寻求着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才推动着人类不断地朝前走，不断地朝前发展，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变化，那人类真不知道要怎样生存了。”郭凯很有点为自己对人类本性的新发现感到自豪。

这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把郭凯脱缰的思维一下拉了回来，郭凯拿起手机一看，是罗婕打来的，他连忙接了。

“郭凯，你在哪呢？”听筒里传来罗婕富有磁性的声音，“我已经到惠灵顿了。”

“我早就在惠灵顿了，还在吃饭，你呢，吃了么？”郭凯问。

“还没，我这边马上要开始了，等我完事再找你吧，回头再打给你。”罗婕说完，挂了电话。

像今天这样的演出罗婕平时是很少参加的，她每次参加这样的演出其实都只是应了师姐胡依静的邀请。罗婕在1992年获得全国模特大赛亚军后，就和国内一家著名的模特公司签了约，那时，胡依静是公司模特队中的台柱子。你可别看这一个小小的模特队，虽只二十来人，

但关系却复杂得很，场面上看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可暗地里却都较着劲，相互之间充满了妒忌、猜疑、攀比，毕竟，在这行里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当初，大家可以说都是被这T台上的风光所吸引才铆着劲钻进这圈子里的，可是，这行里又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辛酸啊。何况，干这行的都吃的是青春饭，也就那么几年时间，上不去就会立马被淘汰，然后就沦落，所以，谁都想着能尽快混出个“名堂”来。而且，队里有不少都已经是有名气了，大家都想着自己能在一夜间就大红大紫，正是因了这名利的驱动，所以，勾心斗角也就在所难免。不仅如此，而且，很多人的个人生活简直也可以说是一团糟，虽然大家不会像那些低档模特那样，去酒吧陪酒，或去歌厅陪舞，但慢慢地，罗婕知道队里有好几个竟然都是外面的“长包户”。但罗婕不这样，她是个个性极其鲜明的人，她有自己的为人原则，她不会为了金钱而去出卖自己，除了参加公司里安排的各项活动，她是极少外出去参加那些杂七杂八的晚会的。所以，一到周末，模特队的宿舍里就总是只剩下她和胡依静两个人，后来，罗婕干脆就换到了胡依静的宿舍里了。胡依静比罗婕大了七岁，从十八岁出道已经整十个年头了，由于自身条件优越，再加上气质高贵，使得她牢牢地奠定了自己在国内模特圈中的地位，尽管和其他女孩比起来，她的岁数是大了些，但是公司却依然把她作为顶梁柱，由她来负责管理整个模特队，而模特队的其他女孩们，就算互相之间再怎么狂，再怎么傲，可在这位大姐大面前却都还是服服帖帖的。

也真是人如其名，胡依静性子里的那股安静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很多女孩可以被人一眼就看到底，但在胡依静身上，你却很难发现些什么，却又会觉得她身上有着太多的东西。她身上的那种安静中似乎蕴涵着太多的内容了，使人根本无法琢磨，而且，胡依静还有个特点，就是遇到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的男人，她从不主动开口说话，只是简单、被动地用点头或摇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使得她给人一种深奥莫测的感觉。还有，胡依静的笑是很吝啬的，一般人平时很难看到她笑，即便是笑，她也都是低着头的，用手掩着嘴。就是这么个人，可从没有人说她怪，反倒是大家平时都还喜欢和她呆在一块。也许是性相近的缘故，尽管那时罗婕才二十刚出头，但冷艳中固有的那股倔强和胡依静却有着

惊人的相似，所以，两人自然就成了好朋友，罗婕有师姐护着，队里也就不会有人对她怎么样了。

胡依静退役后，在男友郑杰的支持下开了家演出公司。罗婕虽然还是那样到处飞，但每次师姐这有重大演出，只要和公司的安排在时间上不冲突，师姐一来电话，她必定会飞回来帮忙的。

这时，演出开始了，这次演出展示的是意大利一位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夏季服装和内衣。其实，今晚的这次活动还是蛮重大的，作为休闲博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展示的又是国际大师级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所以，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名人，主管市服装协会的副市长也出席了，并在演出前做了精彩的讲话，众多媒体记者更是蜂拥而至。

郭凯很为这次晚会的主题所吸引，也真亏得胡依静能想出这样的招来，“women forever”，女人——永远的女人。是啊，这世界，女人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更何况，这夏季本来就是女人们的季节，郭凯看着 T 台上那一个个身姿婀娜的佳丽，情不自禁地又陷入了遐想。世道也怪，就拿穿衣服来说吧，现在的女人们是越穿越少，袒胸露背不说，郭凯有一次居然在大马路上还看到两个妙龄女郎，只带着个肚兜，嘴里居然还叼着个奶嘴，怡然自得地招摇过市，这可真是都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可男人们呢，却是越裹越多，就算是大热的天吧，却再也见不着一个穿西装短裤的年轻人了，即便是出来打工的农民，竟然也都是穿了长裤，穿着皮鞋的。

狂野中透着高傲的音乐声中，屋顶上那明亮的节能灯熄灭了，一束束色彩斑斓、柔和烂漫的聚光灯投射在了大厅中那巨大的 T 台上。罗婕出场的时候，照像机不间断的闪光灯炫得人眼花缭乱，虽然没有掌声，但郭凯很清楚，那密集的按快门的“喀嚓”声在毫不犹豫地表明着罗婕在今晚所有模特中的地位 and 分量。

郭凯一直有这么个感觉，好像罗婕生来就是做模特的，她身上那种对服装和舞台的感觉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罗婕也曾和他说，这就是她的天分，所以，每次走在 T 台上，她感觉自己都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旁若无人的境界，在不经意间，那一举一动好像就能很自然地把穿在身上的时装的美妙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郭凯在琢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才终于得出了这么个结论，这一切都应该是由她的气质和风度决定的，是她身上与生俱来的那种高贵的气质赋予了她这种超强的展示能力。

但是，郭凯对罗婕的智力能力却一直有着一种矛盾的评判，他觉得罗婕很聪明，反应快，理解能力强。可是他又觉得她很愚笨，只要她认准了的事，就算有十头牛也是很难能把她拉回来的。罗婕所有的收入几乎全被她用于疯狂地去购买各种服装了，可是郭凯却又从未见过她在日常生活中去穿那些衣服，买来后就会被挂进壁橱，然后，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可怜的衣服就会被打进箱子里，罗婕再也不会去搭理它们，郭凯觉得这真是暴殄天物。还有，每年夏季最热的半个月时间，罗婕都会去参加一个什么劳什子的军事夏令营，狠狠地让自己去折腾一阵子，这也是郭凯觉得很不至于的事，所以，每次罗婕回来，他总会戏谑地说她，走的时候是奶油冰激凌，回来的时候是非洲黑美人。

郭凯是通过胡依静认识罗婕的。胡依静因为演出公司的业务需要经常要跑市府办公厅，郭凯是办公厅的一名科员，一来二去，两人熟络了，一次，胡依静为了答谢郭凯的帮忙，请他喝茶，正好罗婕休假在胡依静这玩，也不知道胡依静是有意呢还是无意，把她也拖上了，于是两人几乎是一见就钟了情。之前，郭凯也曾相处过几个女孩，都是单位同事介绍的，但相处了没一段时间后就都觉得索然无味了，一则，是因为那几个女孩的个头矮了点，尽管她们也都有一米六出头，但和自己一米八五的个走在一起，好像总觉得有点别扭。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能与外人道的因素就是，那几个女孩都已经不是处女了，自然，郭凯很不甘心，就借故吹了，有两个哭哭啼啼地要和他闹，但最终还是被他阴着的脸吓坏了，毕竟，郭凯拿着了她们的短处，一声“二手货”就足以让她们捂着脸跑了。所以，虽然已经过了三十了，但郭凯依然是光棍一个，同事们在介绍几次不成后，也都熄火，不再给他张罗女朋友了。但是，这次的感觉不一样，一见着罗婕，郭凯就知道，自己所期待的人来了。

喝完茶，三人结伴而出大门时，郭凯觉得自己和罗婕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半年后的一天，在一阵海誓山盟之后，他终于享有了罗婕的初夜。

郭凯一面享受着“XO”的甘醇，一面欣赏着T台上迷人的模特风采，一面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中。当四周又一次金碧辉煌的时候，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看到了那个意大利设计大师一面拉着胡依静，一面拉着罗婕的手走上了T台，蜂拥而前的老记们在台下朝着他们飞快地按动着手上的相机。郭凯觉得很陶醉，因为今晚真正的主角，是他的女人。

半个小时后，罗婕坐在了他的身边。

从惠灵顿大酒店出来时，已近子夜时分，在酒店大门口和林德贤道别分手，两人手牵着手沿着行人道往回走。因为郭凯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所以，尽管还没结婚，单位里还是分给了他一套二居室的房子。而罗婕因为签约公司在北京，在这个城市没有房子，所以，自打和郭凯有了那层关系后，每次来这演出时也就很自然地住在了他那。

尽管有风吹过，但比起酒店里凉爽宜人的空调，走在这大街上仍觉得湿热，身上马上有了一种粘粘的感觉，这让郭凯觉得有点难受。

“罗婕，打车走吧，天还是有点热呢。你跑了一天了，早点回去，洗个澡，好早点休息。”郭凯关心地说。

“不嘛，我不累，快一个月没和你在一起了呀，就想这样和你走走，嘻嘻，你别忘了哦，我是靠走为生的呢。”罗婕笑着说。她挽着郭凯的手臂，将头靠在郭凯的肩上。

“郭凯，你说我以后退役后做什么好呢？去给人家打工吧，还是像依静姐那样自己开家公司？可是，我又没钱来开公司，你也一样，哈哈，也是个穷光蛋，不像郑大哥，能帮着依静姐。可是，真的，我好想能天天和你在一起。”过了一会，罗婕说。

“罗婕，你和公司的合约还有多长时间啊？”郭凯问。

“还有近一年时间吧？差不多。我想合约期满就不再续签了，做我们这行的，我现在这样的年纪确实已经算老的了。”

“慢慢来吧，我想，总会有机会的，总不能真让你去给别人打工吧，这岂不太委屈你了。”郭凯笑着说。

“去打工也没啥啊，这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那么多打工的，也没见他们觉着委屈啊，与其做‘板老’的老板，说不定还真不如去打工省心

呢。”罗婕很顶真地说。

“好了，不说这些了，到时候我想想办法看，总不会饿着你的。来，给你说个小段子，放松放松。”郭凯邪笑着说。

“一准又是没什么好东西的，我不要听。”看着郭凯那副狡黠的样子，罗婕知道他一定是又有什么花边的东西了，可尽管嘴里说不想听，但罗婕还是忍不住好奇地侧过头看着郭凯。

“真不要听？”郭凯笑着吊罗婕的胃口。

“不听。”不过语气已经明显地不那么坚决了。

“那我不说了。”郭凯欲擒故纵。他知道罗婕一定会要他说的。

果然，罗婕摇了摇他的手，央告着他：“那，说来听听。”

“这可是你自己要听的哦。我说了啊。”

罗婕轻轻点了点头默许了。

“两个女的脱光了上衣，面对面坐在一起，让你猜一种饮料。”郭凯侧着头有点色色地看着罗婕，抖出了他的小段子。

罗婕想了一会，想不出是什么东西，只得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哈哈，是豆(斗)奶啊。”郭凯淫笑着伸出手摸了罗婕一下说。

罗婕终于回过了神来，狠狠地拧了郭凯的手臂一下：“你，下流，坏。”

“哈哈哈哈哈……”

回到郭凯的住处，罗婕冲完澡出来，看着出浴的美女亭亭玉立地站在眼前，郭凯心里泛起了一阵冲动。

“罗婕，把眼睛闭上，送你一样东西。”郭凯笑着说。

“什么好东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罗婕奇怪地问道。

“别问，一会就知道了，把眼睛先闭上。”

罗婕乖巧地闭上了眼睛。郭凯拿出那只小盒子，从里面拿出了那根钻石项链，挂在了罗婕的脖子上。

“好了，看看，喜欢吗？”

罗婕睁开眼睛，看着胸前那闪闪发光的白金钻石项链，心里一阵高兴。在演出台上她挂过很多金银首饰，可是，她却还没有过一件属于她

自己的珍贵点的首饰，这是第一件，她自然高兴，可是……

“郭凯，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去买这东西啊？”罗婕有点疑惑地问道。

“哦，是刚才那个猪头送的，呵呵，是送给郭太太的呢。”郭凯笑嘻嘻地看着罗婕说。

“什么猪头啊，谁是猪头啊？你说清楚点。”罗婕忍不住奇怪地追问。

“就是刚才吃饭时的那个外商啊，瞧他长得多像猪头。”

“郭凯，你怎么这样说人家啊，这样不好。可是，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啊？郭凯，你可别，别乱来啊，这东西我们不能要，你不能这样随便收别人的东西的，还给他吧。”罗婕摘下项链，放回到郭凯的手上。

“哎呀，放心吧，姑奶奶，我保证，这礼物和我的工作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关系。我只是帮了阿峰和他一点小忙，完全是在我工作职责范围外的事。”郭凯急着说。

“真的吗？”罗婕似信非信地问。

“哎呀，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来着啊，工作上的事我自然心里有数的，我怎么可能乱来呢，你就放一百个心吧。”郭凯赶紧说。

“郭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那种爱虚荣的人，是我们的东西，我自然一点也不会让，可是，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别去羡慕，帮一个小忙就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说这合适吗？”罗婕还在犹豫。

“知道，知道，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你就放心吧，我可不会像市府里的有些人那样，大包小包地，毫不避讳。”说这话时，郭凯有点不开心。

“真的，郭凯，我是为我们好，我确实不是那种贪钱的人，你可不要这样看我，我和你在一起，也真是想图个安稳，我要图钱的话啊，也就不会跟你了。”看郭凯有点不高兴了，罗婕赶紧伸出手去呵郭凯的咯吱窝，柔柔地依进了他的怀里。

些许的不快转瞬就消失了，一阵缠绵过后，他们搂抱着进入了梦乡。明天是周六，可以睡个大懒觉了。

三个多月后的一天,阿峰和林德贤的七色花彩印公司开业了。开张后几天,郭凯去了一趟他们在郊外的公司,林老板和阿峰盛情地把他迎进会客室,那天在惠灵顿大酒店郭凯见过的那个像猫一样的女孩笑着为他端来了一杯咖啡。

“恭喜啊,终于开张了,恭喜发财。”郭凯环视了一圈装潢得有点俗气的会客厅说。

“哪里啦,都是靠你郭先生的啦,没有你郭先生,我们开不了张的啦。”林德贤交叉着肥白的十指说。

“郭先生,公司的业务刚起步,以后还要劳你多关照啊。不过,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啦,毕竟,现在有四色机的印刷公司并不是很多,只要我们质量上做得好一点,会有前途的啦。”林德贤踌躇满志地又接着说。

“是啊,郭凯,这机器就是不一样,原先那种印刷机印彩色的东西是要一色一色地套印上去的,套得不准的话,质量就很糟糕,可这玩意儿不一样,它一次就能完成,都是电子分色的,质量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国啊,什么都得走在前面,赶早一步就什么都有了,迟到一步,就步步落空啊。”阿峰很有那么点感慨,也显然有点乐滋滋地说。看起来他对公司的前景也是充满了信心的。

“公司已经接了很多单子了,这些天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地干呢。哦,郭凯,前段时间印了很多挂历和贺年卡,回头你拿点回去,快过年了,你可以去送送人。”阿峰说。

“好啊,前些天倒是还有人来问我要过挂历呢,谢了,阿峰。”郭凯高兴地说。

在会客室聊了一会后,郭凯跟着阿峰去车间转了转,看着那几台机器欢快地转动着,感觉倒也真不错。

“哥们儿,怎样,还可以吧?”阿峰有点自得地说,“喂,我说啊,你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也辞了?一起来干,怎样?”

“不想,我还是安安呆呆地做我的小公务员吧。连罗婕今后的工作都还没给她弄着落,万一我这一出来,搞得不对劲,那我们可就惨了,呵呵,没有面包,爱情也会饿死的啊,这可是你说的,我看,我还是就这样

算了吧。”郭凯说着摇了摇头。

“记得读大学时，你说过，毕业后，有三条路好走：第一，走黑路，戴博士帽，哈哈，你、我都没去走这条道。第二，走黄路，挣钱，呵呵，我现在走的算是这条道了。第三，走红路，升官发财，你还是选择走了这条路。不过啊，现在要想升官也难哪，你没后台，没靠山没背景的，要想在仕途上有什么发展，我看，难啊。这不，大学毕业都快十年了吧，还是个科级，连科长都还不是，更不用说发财了，自然啦，你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了，也就甭想着还要发财了，省得晚上睡不安稳。”阿峰侃侃道来。

“是啊，发财梦我是没法做了，我只想着能在这一段时间里给罗婕找个好点的工作，能让她有个舒适点的环境这我都已经是求爷爷告奶奶的事了。我一直在想啊，总不能真让罗婕去人家公司打工吧，真这样的话，那也太委屈她了。”上次罗婕和他说起退役后找工作的事，郭凯就一直惦记着，也留心过，和几个公司的老总聊了聊后总感觉都不是那么回事，随着罗婕和北京模特公司的合约到期时间越来越近，郭凯还真是有点急了。

“哎，有了，郭凯，前几天我听林老板说，他还想成立个广告公司，他在港、台那边有很多广告业务，他也有几个朋友在国内搞这项的，据说搞得都不错，所以，他也想搞一个，还可以为我们彩印公司拓展一条业务渠道呢，回头，什么时候和他聊聊看。我看啊，罗婕做这行一定很合适的，她本人就是个广告嘛。呵呵，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捞了个大美人，大名人。”阿峰笑着说。

“怎么着，我捞个大美人你有意见啊？不服气啊？小子，老实说啊，你也该去捞一个了，不要再今天换明天的了，这么多年了，找乐子找得也差不多了，咱们都已经老大不小的了，确实也该稳定下来了，这样心里踏实些。哦，你刚才说那猪头要搞广告公司，他真有这么意思？”郭凯接上了阿峰刚才的话头问。

“是啊，前阵子说起过，这段时间彩印公司忙，就没再提起，什么时候大家坐下来聊聊，最好等罗婕也在的时候，好好合计一下，我看，林老板这应该是没问题的，毕竟，你在彩印公司的事上帮了他这么大的忙，按我的设计啊，由他出资成立公司，由罗婕去负责经营，利润大家分，这